

傷寒論廣訓

辨霍亂病脈證并治

霍亂篇通解

病名霍亂。所以列於厥陰篇之後者。卽靈樞經脈篇云。厥氣上逆。則霍亂是也。淺田氏削去此篇。未免稍誤。然其中猶有精義可尋者。不得不詳爲註釋。蓋先天後天。仲師往往互論。以先天爲生化之本。後天爲滋養之源。故耳。况司天在泉氣。以太陽太陰爲對。待寒濕相感。理勢然也。此篇乃太陽之府。感受寒邪。由先天而直犯後天。故嘔吐下利。卒然而作。卽靈樞五亂篇云。亂於腸胃。則爲霍亂。是也。所以名爲霍亂者。霍字。從雨。從佳。有鳥上飛而雨下。下降之象。乃水火變亂於中。現證。蓋寒邪不從高表而入。直從下部。干太陽之府。故有此變耳。何以知之。觀後節言脈。則屢舉微象。用方則。首取四逆。繼用五苓理中等劑。可瞭然明了矣。

問曰。病有霍亂者何。答曰。嘔吐而利。名曰霍亂。

合下四節。言霍亂病有兼證、變證之不同也。

成無己曰。三焦者水穀之道路。邪在上焦。則吐而不利。邪在中



焦。則既吐且利。以飲食不節。寒熱不調。清濁相干。陰陽乖隔。遂成霍亂。

張隱菴曰。夫以霍亂接於六篇之後者。霍亂爲病。從內而外。以證傷寒。從外而內也。霍亂者。揮霍撩亂。由邪實於胃。脾氣內虛。轉輸不力。以致嘔吐而利。一時並發。是名霍亂。陳修園曰。中土爲萬物之所歸。邪傷中土。邪氣與水穀之氣。一時交亂。故上嘔吐而下利。邪正紛爭。倉忙錯亂。名曰霍亂。

按此節乃霍亂病之提綱也。寒邪從下入中。直犯太陰陽明。故嘔吐下利。卒然齊作也。問曰。病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者。此屬何病？答曰。此名霍亂。自吐下。又利止。復更發熱也。

成無己曰。發熱頭痛。身疼惡寒者。本是傷寒。因邪入裏。傷於脾胃。上吐下利。令爲霍亂。利止裏和。復更發熱者。還是傷寒。必汗出而解。

張隱菴曰。上文但言嘔吐而利。是名霍亂。此言寒邪在表。而兼吐利之霍亂也。發熱頭痛身疼惡寒。是爲寒邪在表。復兼吐利。故此名爲霍亂。霍亂自吐下者。未有名爲霍亂。而不吐下也。又利止復更發熱者。言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乃一時並發。又有利止。復更發熱。如下文所謂本是霍亂。今是傷寒者。是也。

程應旄曰。霍亂之證。僅見嘔吐而利。誰不知責重中焦者。若病有發熱頭痛。身疼惡痛。夾此吐利從來。表裏之間。倉卒難辨。故從實定名。破去傷寒之稱。亦名曰霍亂。吳謙曰。此承上條。以詳出其證也。頭痛身疼。發熱惡寒。在表之風寒暑熱爲病也。嘔吐瀉利。在裏之飲食生冷爲病也。具此證者。名曰霍亂。若自嘔吐已。又瀉利止。仍有頭痛身疼惡寒。更復發熱。是裏解而表不解也。宜用藿香正氣湯。或香薷飲。散而和之可也。若不頭痛身疼。惡寒吐瀉。汗發出熱。渴而引飲。是表解而裏未解也。宜辰砂六一散。或白虎加人參湯。補而清之可也。

按此節乃表裏兼證之霍亂也。寒邪直從下入。自然牽動中宮。亦有兼病、經、氣者。故仲師復詳論以示後學也。凡病至吐利。中氣受傷。當以和中爲重。此證則吐利雖止。復更發熱。又當於和中之內。兼解表邪。斯中外皆安也。

傷寒。其脈微濁者。本是霍亂。今是傷寒。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必利。本嘔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矢氣。乃不利者。屬陽明也。便必硬。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經盡故也。

成無己曰。微爲亡陽。濁爲亡血。傷寒脈微濁。則本是霍亂。吐利亡陽亡血。吐利止。傷寒

之邪未已。還是傷寒。却四五日。邪傳陰經之時。裏虛遇邪。必作自利。本嘔者邪甚於上。又利者邪甚於下。先霍亂裏氣太虛。又傷寒之邪。再傳爲吐利。是重虛也。故爲不治。若欲似大便。而反矢氣。仍不利者。利爲虛。不利爲實。欲大便。而反矢氣。裏氣熱也。此屬陽明。便必鞶也。十三日愈者。傷寒六日。傳遍三陰三陽。後六日再傳經盡。則陰陽之氣和。火邪之氣去。而愈也。

張隱菴曰。此承上文利止復更發熱之意。言先霍亂後傷寒。邪入於陰。則不可治病。在陽明爲欲愈也。傷寒其脈微濇。主精血內虛。本是霍亂者。本於吐利也。今是傷寒者。利止而更復發熱也。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轉入陰者。四日至太陰。五日而入於少陰也。邪入於陰。故必下利。夫陰寒下利。急當救裏。若先本霍亂之嘔吐下利。後入陰復利者。裏氣先虛。爲不可治。欲似大便。而反有矢氣。仍不利者。此屬陽明便鞶。不同陰寒下利。故十三日愈。又申言所以得愈者。經盡而來復於太陽故也。

吳謙曰。此承上條辨發熱頭痛。身疼惡寒。吐利等證。爲類傷寒之義也。若有前證。而脈浮緊。是傷寒也。今脈微濇。本是霍亂也。然霍亂初病。卽有吐利。傷寒吐利。却在四五日後。邪傳入陰經之時。始吐利也。此本是霍亂之卽嘔吐。卽下利。故不可作傷寒治之。俟

之自止也。若止後欲似大便而反矢氣仍不大便此屬陽明也。然屬陽明者大便必軟雖大便軟乃傷津液之軟未可下也。當俟至十三日經盡胃和津回便利自可愈矣。若過十三日大便不利爲之過經不解下之可也。

陳修園曰傷寒其脈因吐利後氣虛而微。因吐利後血虛而澀者其吐利本是霍亂今更發熱又是傷寒却至四日太陰五日少陰至陰經主氣之上或轉入於藏陰則藏陰受邪必復下利何則此證本由霍亂嘔吐下利而得者今若下利是爲重虛不可治也。若利止發熱至四五日而病人欲似大便而反矢氣仍不利者爲不入於陰而仍屬陽明也。屬陽明則燥氣在上也。便必硬十三日經氣兩週自愈所以然者以行其經盡故也。

按此節乃霍亂轉傷寒之證也。提曰傷寒者必有發熱惡寒身疼之表證但脈不浮緊而反見微濇者蓋因本是霍亂今是傷寒故也。所以然者既已嘔吐下利則腸胃之津液受傷故氣虛而脈必微血虛而脈必濇所由來也。却四五日至陰經上者却訓後言後四五日當太陰少陰主氣之期也。若治不得法使陽邪陷陰則必復作下利設本來之嘔證未除而今又見下利切不可作三陽之合病下利治也。若似大便而反矢氣仍

不利者。是治得其法邪。入陽明而化燥熱也。便必硬。十三日愈者。先後天皆受邪。本氣內虛。必待經氣三週回復太陽。乃能全愈。所以然者。寒傷高表。經氣一週。即可回復。此寒由下部而來。從先天而及後天。必經氣三週。乃爲經盡也。

下利後當便軟。軟則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過之一日。當愈不愈者。不屬陽明也。

成無己曰。下利後亡津液。當便硬。能食爲胃和。必自愈。不能食者爲未和。到後經中。爲未過一經。言七日後再經也。頗能食者。胃氣方和。過一日當愈不愈者。暴熱使之能食。非陽明氣和也。

張隱菴曰。此承上文陽明便硬之意。言人以胃氣爲本。能食則愈。不必專屬陽明也。下利後當便硬。承上文便硬而言也。人以胃氣爲本。故便硬而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病當未愈。到後經中。頗能食者。七日至十三日。藏府經氣調和。故頗能食也。復過一經能食者。至十三日。而亦能食也。過之一日。當陽明主氣之期。故當愈而不愈於此日者。穀入於胃。諸經皆以受氣。能食則諸經氣脈自和。而不專屬陽明也。

吳謙曰。此申上條。下利後便必硬之義也。凡下利後。腸胃空虛。津液匱乏。當大便硬。硬

則能食者。是爲胃氣復。至十三日津回便利。自當愈也。今反不能食。是胃氣未復俟到。十三日後過經之日。若頗能食。亦當愈也。如其不愈。是爲當愈不愈也。當愈不愈者。則可知不屬十三日過經便鞕之陽明。當屬吐利後。胃中虛寒。不食之陽明。或屬吐利後。胃中虛燥之陽明也。此則非藥不可。俟之終不能自愈也。理中脾約。擇用可矣。按此節乃霍亂後。有屬陽明、不屬陽明之辨也。上節轉傷寒。是屬太陽。故當和中以達。表其結果。仍還陽明。乃愈。蓋霍亂是太陰土病。從陰出陽。必得陽明胃和。而中土乃能安定也。此節承上節而來。曰下利後。當便鞕。鞕則能食者愈。即以便鞕能食。爲霍亂後一定之佳兆也。若但見便鞕而反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復過一經能食者。是便鞕爲下部陽虛之寒結。非陽明之燥結也。故有初不能食。到後經中。頗能食之現象。所以然者。陽氣衰微。胃氣必由漸而復。頗能食者。少能食也。復過一經能食者。是經氣三週。陽始旺也。過之一日。當愈而不愈者。卽十三日後之一日。爲陽明主氣之期。或但能食。而便反溏。故曰。不屬陽明也。既不屬陽明。則是濕未化燥。寒未化熱。仍當溫補脾胃。

惡寒脈微而復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自此以下。凡七節。言霍亂有種種變證。治法亦有種種之不同也。

成無己曰。惡寒脈微而利者。陽虛陰勝也。利止則津液內竭。故云亡血。金匱玉函云。水竭則無血。與四逆湯溫經助陽。加人參生津液益血。

張隱菴曰。此承上文轉入陰必利之意。言虛寒復利而亡血也。惡寒脈微者。今是傷寒而轉少陰也。復利者。本是霍亂。則已利而今復利也。夫本嘔下利爲不可治。今利雖止而亦亡血也。故更以四逆加人參湯主之。

按此節乃霍亂後亡血之證也。凡惡寒證多屬陽虛。惡寒而在吐利之後。尤爲陽虛無疑。况加以脈微而復利乎。既是陽虛何又名爲亡血。蓋以服溫藥扶陽利雖止而脈仍不去或不能食故也。何以知之。少陰篇中通脈四逆湯後有利止脈不出者。加人參二兩。即是此節之確據。血熱乃能思食。詳厥陰篇傷寒五六日不結胸節。彼節亦是亡血參玩便知。

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

理中丸方

人參

甘草

白朮

乾薑

各三兩

右四味搗篩爲末。蜜和丸。如雞黃大。以沸湯數合和一丸。研碎。溫服之。日三

四服。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湯。湯法以四物依兩數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三日服。若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尤。加桂四兩。吐多者。去尤。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尤。悸者。加茯苓三兩。渴欲得水者。加朮足前成四兩半。腹中痛者。加人參。足前成四兩半。寒者。加乾薑。足前成四兩半。腹滿者。去尤。加附子一枚。服湯後。如食頃。飲熱粥一升許。微自溫。勿發揭衣被。

成無己曰。頭痛發熱。則邪自風寒而來。中焦爲寒熱相半之分。邪稍高者居陽分。則爲熱。熱多欲飲水者。與五苓散散之。邪稍下者。居陰分。則爲寒。寒多不用水者。與理中丸溫之。經曰。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甘補之人參白朮甘草之甘。以緩脾氣。調中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乾薑之辛。以溫胃散寒。脾虛。腎氣動者。臍上築動。經曰。甘者令人中滿。尤甘壅補。桂泄奔豚。是相易也。嘔家不喜甘。故去尤。嘔多服生薑。以辛散之下多者。用尤以去濕。悸加茯苓以導氣。津液不足則渴。尤甘以緩之。裏虛則痛。加人參以補之。寒淫所勝。平以辛熱。胃虛則氣壅。腹滿。甘令人中滿。是去尤也。附子之辛。以補陽散壅。方有執曰。霍亂。熱多。欲飲水者。陽邪盛也。寒多。不用水者。陰邪盛也。五苓散者。水行則

熱瀉。是宜兩解。理治也。中裏也。參朮之甘。溫裏也。甘草甘平。和中也。乾薑辛熱。散寒也。吳謙曰。霍亂者。水飲內發。故吐瀉交作。風寒外襲。故頭痛發熱。身疼痛也。熱多。欲飲水者。是飲熱。主五苓散。以兩解其飲熱。若不欲飲水者。是中寒。主理中丸。以溫中。按此節乃霍亂有熱多寒多之辨也。寒熱二字。最宜着眼。仲師從欲飲水。不用水認出。大有深意。蓋太陽秉寒水之氣。膀胱之標陽盛。則通身發熱。水津不能上升。而發渴。此責在太陽之標陽太過。故用五苓散。以化氣行水。而治之。若誤認為大渴飲水之陽明證。則差矣。雖曰熱多。而仍不離尤桂。豈得以純熱證目之。若膀胱之本寒。盛則寒與濕合。而爲不用水之太陰證。又當用理中以治之。方名理中而不名溫中者。以此方能分理中宮。水火交亂之邪。故也。亦不是純寒證。若是純寒。則人參尚可用乎。觀方後。寒多加乾薑。腹滿去尤加附子。則可知寒多者。腹必滿。熱多者。必小便不利。此又仲師言外之旨。學者當所體會而得之也。尤可異者。此節首提出頭痛發熱。身疼痛等表證。而却不用表藥。是何故耶。蓋霍亂以裏證爲重。卽傷寒急當救裏。用四逆之意也。觀下節續出救表之法。即可知救裏救表之有急緩也。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

成無己曰。吐利止。裏和也。身痛不休。表未解也。與桂枝湯。小和之外。台云。裏和表病。汗之則愈。

方有執曰。吐利止。裏和也。身痛表退而新虛。消息猶言斟酌也。桂枝湯固衛以和表也。小和言少少與服。不令過度之意也。

張隱菴曰。此承上文霍亂傷寒之意。而言吐利止。則霍亂已愈。身痛不休。則寒邪未盡。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小和之。曰少和者。大邪已去。而病輕微也。

按此節乃霍亂後。裏和而表未和之證也。緊承上節而來。救裏之後。又當救表。曰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諸註已詳。惟消息二字。尙未解釋。眞確。蓋消訓滅息。訓生。即助正除邪。使正氣漸生。邪氣漸滅之意也。小和二字。方註已明。茲不贅。

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

成無己曰。上吐下利。裏虛汗出。發熱惡寒。表未解也。四肢拘急。手足厥冷。陽虛陰勝也。與四逆湯。助陽退陰。

張隱菴曰。合下兩節。言四逆湯。啓下焦之生陽。而治中焦之吐利也。吐利汗出。乃中焦津液外洩。發熱惡寒。表氣虛也。四肢拘急。津液竭也。手足厥冷者。生陽之氣。不達於四



肢。故主四逆湯。啓下焦之生陽。溫中焦之土氣。

程知曰。吐利而復汗出。陽氣幾於走失矣。發熱惡寒爲陽未盡亡。四肢拘急。手足厥冷。不得不以四逆。以助陽退陰。按少陰證云。惡寒。身踴而利。手足厥冷者不治。又云。下利惡寒而踴臥。手足溫者可治。此云吐利汗出。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而用四逆者。以有發熱一證也。發熱爲陽未盡亡。猶是病人生機。故經文曰。吐利。手足不逆冷。發熱者不死。陳修園曰。霍亂之爲陰虛者。中焦之津液。內灌溉於藏府。外濡養於筋脈。吐利。則津液亡於上下矣。汗出。則津液於外矣。亡於外。則表虛。而發熱惡寒。亡於上下。無以榮筋脈。而四肢拘急。陰陽不相順接。而手足厥冷。以四逆湯主之。助陽氣以生陰液。方中倍用炙甘草。以味補陰。

按此節乃霍亂病。太陽標陽未亡之證也。提曰。吐利汗出者。謂寒邪直犯中宮。由吐利而復汗出。大有亡陽之象。所幸者。發熱惡寒一證。太陽之標陽未去。故尚可挽救也。四肢拘急者。以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乃寒傷肝脾之陽氣。故筋膜爲之拘掣。肌肉爲之緊急也。所以發現於四肢者。四肢爲諸陽之本。又脾主四肢。故也。手足厥冷者。乃陰陽氣不相順接也。主以四逆湯者。大溫脾胃而去寒邪。斯諸證自愈矣。

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  
成無己曰。吐利亡津液。則小便當少。小便復利。而大汗出。津液不禁。陽氣大虛也。脈微  
爲亡陽。若無外熱。但內寒下利清穀。爲純陰。此以外熱。爲陽未絕。猶可與四逆湯救之。  
張隱菴曰。吐且利。小便復利。則津液下洩。大汗出。則津液外亡。下利清穀者。少陰病也。  
內寒外熱者。少陰病也。內寒外熱者。內真寒而外假熱也。脈絕微欲。則生陽不升。故亦  
主四逆湯。啓少陰之生陽。和中焦之土氣。

吳謙曰。霍亂之爲病。既吐且利。津液內亡。小便當少。而無汗。今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  
利清穀。脈微欲絕者。是外之陽虛。不能固護。內之陰寒。獨盛於中。內真寒而外假熱也。  
故不用理中。而以四逆主之也。

陳修園曰。霍亂之爲陽虛者。既吐且利。陽氣亡於上下矣。小便復利。而大汗出。陽氣亡  
於表裏矣。下利清穀。裏寒甚也。寒甚於內。而格陽於外。故內寒外熱。診其脈微而欲絕  
者。惟陰無陽。生陽不升故也。宜急回陽。以四逆湯主之。

按此節乃霍亂病。陽明外陽未亡之證也。緊承上節而來。上節但言汗出。而不言大汗。  
又不言小便自利。可知太陽之標陽。未亡也。此節則不但汗出。並且大汗。且小便自利。

是太陽之標。陽、已、亡。所幸者。雖下利清穀。而內寒外熱。陽明之外。陽未去。尤有一線生機。故主四逆。以啓生陽。而溫中土。此節可與少陰篇中。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一節對勘。更爲明晰。湯方宜是通脈四逆。何以知之。本論脈欲微絕之證。凡三見。二節皆用通脈四逆。此節何獨不然。况霍亂篇中。無重方。此節病既重於上節。安得復用四逆耶。脈微欲絕者。是心火大虛。脈中之陽氣亦微。故重用薑草。以復心家之陽也。

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

### 四逆加猪膽汁湯方

於四逆湯方內。加猪膽汁半合。餘依前法服。如無

猪膽。以羊膽代之。

成無己曰。吐已下斷。則津液內竭。則不當汗出。汗出者。不當厥。今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陽氣太虛。陰氣正勝也。若純以陽藥。恐陰爲格拒。或嘔或躁。不得復入也。與通脈四逆湯。加猪膽汁。膽苦入心而通脈。膽寒補肝而和陰。引置湯藥。不被格拒。內經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此之謂也。

張隱菴曰。重言以結上文兩節之意。兩節皆主四逆湯。此言氣血皆虛。更宜通脈四逆。猪膽人尿以治之。不曰吐利止。而曰吐已下斷者。津液兩竭。吐無所吐。下無所下也。若

吐已下斷。如所謂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之證。仍然不解。所謂脈微欲絕之脈。依然如故。此爲陰陽血氣俱虛。更宜通脈四逆。加猪膽汁湯主之。通脈四逆湯解見少陰篇。加水畜之甲膽。乃起腎藏之精汁。上資心主之血。更加人尿。乃引膀胱之津液。還之胃中。取津液內滋而血氣調和之意。

高士宗曰。霍亂之證。至汗出而厥。四肢拘急。脈微欲絕。乃惟陰無陽。用四逆湯。不必言矣。又加猪膽汁人尿者。津液竭而陰血并虛。不當但助其陽。更當滋益其陰之意。每見夏月霍亂之證。四肢厥逆。脈微欲絕。投以理中四逆。不能取效。反以明礬少許。和涼水服之。而卽愈。亦卽膽汁人尿之意。先賢之法。可謂週遍詳明矣。

陳元蔚曰。按論云。吐已下斷者。言陰陽氣血俱虛。水穀俱竭。無有可吐。而自己無有可下。而自斷也。曰。汗出而厥。脈微欲絕者。無陽氣以主之也。曰。四肢拘急者。無津液以養之也。此際若用四逆湯。薑附之溫。未嘗不可以回陽。倍用甘草之甘。未嘗不可以滋陰。然猶恐其緩而無濟也。若用通脈四逆湯。倍乾薑之勇。似可追反元陽。然猶恐大吐大利之餘。驟投大辛之味。內而津液愈涸。外而經脈愈攣。頃刻死矣。師於萬死中不見一活路。取通脈四逆湯。以回其厥。以止其汗。更佐以猪膽生調。取其苦先入心。而脈復以

汁補中焦之汁灌溉於筋則拘急解。辛甘與苦甘濟斯陰陽二氣頃刻調和卽四逆加人參湯之意但人參亦無情之草根不如猪膽汁之異類有情生調得其生氣爲效倍神也諸家囿於白通加法謂格陽不入借苦寒以從治之堪發一笑按古本只加膽汁無人尿張隱菴註有人尿必有所本讀其註文極有見解。

按此節乃霍亂病少陽膽汁被刦之證也提曰吐已下斷者言腸胃之津液已竭吐下而刦出膽汁也汗出而厥者言心陽衰而汗出肝陽亦因之而虛故汗出而卽發厥也四肢拘急不解者言服四逆諸劑而拘急仍然不解也所以然者陽氣雖虛而陰液亦亡也故必於通脈四逆湯中加猪膽汁一味藉異類有情之物以益有形之陰液斯陰陽和而拘急自愈矣。

### 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以新虛不勝穀氣故也。

成無己曰內經云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新虛不勝穀氣是生小煩。

張隱菴曰此言邪從外解穀氣內行爲胃和欲愈之證以終霍亂之義吐利發汗言病吐利而胃不虛故發汗以解之脈平小煩者吐利發汗輕脈方虛不勝胃中所食之穀氣故脈平而小煩也經云穀入於胃脈道乃行又云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新

虛不勝。此之謂也。

鄭重光曰。吐利發汗脈平。陰退陽回。乃有此象。猶以新虛不勝穀氣。而致小煩。蓋霍亂吐利。猝時不可便與飲食。以胃氣逆。反倉廩。未固。不可便置米穀耳。

莫氏曰。吐利發汗。脈平小煩。如未與穀。何以云新虛不勝穀氣。意謂吐利之發汗。必得水穀之精。而後汗出。湊湊。經云。得穀者昌。失穀者亡。治霍亂者。慎勿徒損其胃氣也。按此節乃霍亂愈後。新虛不勝穀氣之證也。結此一條。示人知節食。即所以養脾。曰吐利發汗。脈平小煩者。謂吐利發汗。是表裏俱傷。脈平如常。則表裏和。而病愈矣。若不時小煩者。以新虛之人。求救於穀。必饑而貪食。不覺過多。故有此現證。素問刺志論云。穀入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也。此證既經吐利。而又發汗。非血脫而何。血液既傷。則火力微。而濕轉盛。故火鬱而小有煩耳。即經云。食入於陰。長氣於陽。俟陽旺而煩自解矣。故曰。新虛不勝穀氣。不勝者。不勝其陰也。